



宋韵如诗 舞照千年

舞剧《李清照》的美学叙事与文化共鸣

◆ 孙 慧

上海国际舞蹈中心本月16日再次上演上海歌舞团的舞剧《李清照》。该剧去年10月17日作为第二十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式剧目首演,受到中外观众的热切关注。在当前演出市场上,舞剧《李清照》与舞剧《红楼梦》、舞剧《牡丹亭》等构成了一道亮丽的中国传统文化风景线。

大幕拉开,少女李清照一出场便以一抹素雅的天青成为众人焦点,在如诗的色调中,在座的观众穿越千年,与千古才女初次相逢。

上元夜,舞台一派灯火辉煌,在熙攘人群中,她与赵明诚因才气吸引,一眼万年。这场戏曾受邀参加2025年河南卫视元宵晚会,作为独立的节目《清照词笺·永遇乐》出现。舞台中央,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璧人徜徉于灯影深处。此时的李清照不再只是史册词章中的旖旎身影,而是真切地化作舞台上翩然起舞的佳人。这场上元之夜的舞蹈,正是舞剧《李清照》中的经典一幕。河南卫视将其作为特别节目呈现在荧屏上,宛如开启了一扇通往宋朝的时空之窗,重温汴京元宵盛景。而舞段的落幕并非终曲,反倒拉开了李清照传奇人生华章的序幕——在随后的舞剧故事中,这位千古才女的人生画卷将由此徐徐展开。

盛宴散去,风云突变。靖康之乱骤然来袭,舞台色调从金碧辉煌转为铁灰冷蓝,山河破碎的暗喻扑面而来。一曲凄美的独舞在幽暗中展开:李清照一身素衣,在身后一群丁香紫衣的舞者映衬下缓缓舞动。《声声慢》词意

化作舞姿,破败的窗棂、翻倒的书案等零散意象隐现,将物是人非的寂寥铺陈开来。

《李清照》在舞台调度上巧妙地融合了舞者身体与色彩的互动,通过动作设计赋予色彩以层次和力量感,因此,南渡过程中的几个舞蹈片段尤其激荡人心。在这个段落里,舞者的身体仿佛一支支运笔的毛笔,在舞台画布上“书写”着多层次的色彩效果。比如在表现靖康之乱、百姓流离失所的《夏日绝句》这一章节段落,大批群舞演员既是乌江汹涌的浪涛,又是难民,匍匐于地,以充满张力的现代舞肢体语言展现出哀鸿遍野、饿殍载道的震撼场面。伴随着沉重的鼓点,舞者们猛然击地,数十只手掌同时拍击舞台,发出沉闷有力的声响——这一瞬间,舞台上的蓝黑色调仿佛被激起层层涟漪,令原本凝重的色块多了一层朦胧的动态质感。

尾声,舞台上同时出现了豆蔻年华、风霜中年、华发晚年的三位李清照,将她不同人生阶段聚于一处。三人同台起舞,人生的不同阶段在眼前重叠——年轻的她旋转如春花绽放,轻声呢喃“知否,知否,应是绿肥红瘦”;中年的她静立如秋兰幽幽,孤峭中长出坚韧;年长的她挺拔如傲雪寒梅,挥笔写下壮阔的“九万里风鹏正举”,霎时舞台如同天光乍破,映出不灭的家国情怀。

李清照的一生经由这三重身影得到诗意定格,她如汝瓷一般,经历烈火才见天青绝色。舞毕幕落,宋韵之色仍在观众心头悠

悠泛彩:宋韵如诗,舞照千年,跨时空的文化共鸣久久不息。在色彩与舞蹈交织的叙事中,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再次得到印证——它不仅照亮了千年前的词心,也点燃了当代中国观众的文化自信。



什么是琴心剑胆?听完陈楚生抱着吉他唱《将进酒》,很难不沉浸于一种久违的旷古诗意:前半阙,吉他悠然仿若古琴,低吟浅唱,真乃“为我一挥手,如听万壑松”;后半阙,吉他昂然似万马奔腾,而他“弹琴复长啸,明月来相照”。一首歌,有琴风酒意,亦有剑光豪气。《歌手2025》首秀后,陈楚生《将进酒》的话题热度突破8亿,带火各音乐平台的古诗新唱之作。而他只是抱着吉他,毫不花哨地全程坐着,唱完这支歌。

在选择《将进酒》这首唐朝李白诗作为首战曲目时,陈楚生也遭到过质疑。有人认为古典不符合流量法则,难引发热度,比赛时必然吃亏。但平时予人淡然印象的陈楚生很坚持,认为音乐不该只是记忆的复读机:“我需要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声音,除去那些包装的东西。难道音乐不能打动你吗?”音乐人探索的是音乐的本质底蕴。

《将进酒》原是汉乐府古题,李白这首诗作于被玄宗“赐金放还”后,一问世便在民众之间甚为流行。在流行乐史上,《将进酒》被改编过许多次。十多年前,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中科院科学家陈涌海“研究量子纳米之余,弹钢琴长啸,纵情民谣中”,即兴演唱的摇滚版《将进酒》轰动网络,播放量破千万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在影院热映时,有人将“披哥”舞台上的《将进酒》配上动画片里李白吟此诗的画面,制成二创视频广为流布。《长安三万里》片尾曲是罗大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,歌词中也引用了《将进酒》诗句:“天生我材必有用,我让日月与星辰去赌输赢。古来圣贤皆寂寞,惟有饮者留其名。”更令人感慨的是,40多年前,尚在校园里当医学生的罗大佑写过一首充满浪漫诗意的《将进酒》:“摊开地图,飞出了一条龙,故国回首明月中。”罗大佑版《将进酒》充分展示了当代词作人的才华,将青春迷惘、将逝恋情与家国情怀糅合,是彼时方兴未艾的校园民谣代表。

每年中秋晚会,必然会响起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。《临江仙·滚滚长江东逝水》比电视剧本身流传更久。至今,一代代年轻人仍会通过流行歌曲背诵记忆古典诗词。著名作曲家谷建芬暮年花了大量心血,根据中国古典诗词谱曲创作了“新学堂歌”,是当代儿童国学启蒙、音乐启蒙的优秀之作,泽被后世。这些难道不是中国文化中最大众的经典吗?

天生我材必有用

——评陈楚生与《将进酒》

◆ 指间沙

中国管弦乐坛的中坚力量

寻找苏州交响乐团成功密码

◆ 陆 平

时代
交响

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。在古典音乐家这个群体中,估计没有人比德国作曲家舒曼对此更加深有体会了。日前走进上海音乐厅欣赏“时代交响”系列中苏州交响乐团的听众最该感到庆幸的是,靠着婚后的克拉拉不断鼓励丈夫尝试写作音乐体裁皇冠上的明珠,才有了当晚节目单上的两部重磅作品:第一、第二交响曲。

乐曲开头的小号齐鸣当即宣告本场音乐会的主角——苏州交响乐团的不俗实力。“铜管声部弱”向来是业内人士对一些乐团挥之不去的成见,然而,只要你现场听过苏交铜

管乐手呈现的舒曼“春天”,这种刻板印象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。同时,乐队中的打击乐手一定深谙这部交响曲的来龙去脉,他知道,舒曼原为第一乐章加上过“春天的觉醒”这一标题,否则,定音鼓演奏家是不可能通过鼓槌击打鼓面的力度、密度等细致变化,得以在每一件貌似只是单纯敲击性的乐器上,表现出春天的萌动、生机和活力等丰富画面的。

作曲家为第二乐章设定的速度是“小广板”——一种宽广缓慢但稍许流动的速度,随着弦乐声部的演奏员匀速运弓,并添加揉弦技巧来描绘曼妙的春之夜景,我的思绪被带回8年前第一次聆听苏州交响乐团的那个夜

晚。记得我曾“乐坛新贵”来形容这支彼时成立不足半年的年轻乐团,时隔多年,如今的苏交已然成长为中国管弦乐坛的中坚力量。

正当我试图寻找苏交成功的密码时,指挥家一个精准的手势让我得到了答案。我在苏交首席指挥许忠身上观察到的诸多优秀品质,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一点:朴实。作为一位钢琴家出身的指挥家,许忠对舒曼钢琴作品中那些交织着矛盾、纠结的各种“内心戏”可谓了如指掌,同比例放大到管弦乐队上,无论冲动热情的弗洛伦斯坦,还是深思熟虑的尤塞比乌斯(舒曼杜撰的两个人物,代表自己性格的两面),经许忠的指挥棒轻轻点拨,都会瞬间由乐谱里的音符一跃而成鲜活的艺术形象,朴实而有效,像极了那些兼有钢琴家与指挥家双重身份的同行巴伦博伊姆、阿什肯纳齐等人。

听着、看着、想着,舞台上的音乐家已经演出到《第二交响曲》的末乐章,这一刻,你不仅会回味这场音乐会本身,更会急不可待地想要听到许忠和苏州交响乐团合作的下一场音乐会,比如他们演绎的舒曼第三、第四交响曲,或许还有其他更多。

情绪上打了结 要靠身体来解开

——看法国肢体剧《结扣》

◆ 黄丽珈

来自英法两国的演员妮琦和搭档JD从静安区文化馆·静剧场的一侧走上舞台。他们一高一矮,赤足,踏在木地板上的咚咚声一样清晰。开场后他们边介绍自己,边开始脱衣服,身上的肌肉线条分明。正在进行的上海·静安现代戏剧节邀请了这两位英法“力量型演员”,呈现出情绪与身体的“纠结”。

相遇之初,一切都好像初夏般美好,风很温柔,花很鲜美,他们的动作是轻盈的,两个人即便在地板上打滚,也高度默契。舞者连绵的运动,有机的生命,形成无限的流动感。

当JD接到前任的电话后,情绪开始变化。他撒谎了。他躺在妮琦身边。他们开始向对方、向自己的周围,暴露最真实的自己,此时的动作带有更明显的力量感。他们的肢体随情绪的起伏有高低,在极具力量的动作中形成流动的节奏。争斗爆发。因一些小

事,他们开始指责对方。冲突之际,人人都想要站上制高点并来回拉扯。但是,也会看到托举后能被安全接住的归属感,以及身体极度失重的一个人的惬意和轻松——与此同时,需要另一个人的承担与负重。肢体真实地反映了情绪乃至生活。他们的一呼一吸,他们身体的颤动,他们的汗水,他们气冲冲地摔门而出……JD呼唤、哀求,妮琦回来了。她单腿站立在JD掌中,显得那么轻松和有那么一点儿孩子气——让观众瞬间爱上他们。

这部肢体剧《结扣》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实验戏剧,融入了新杂技。妮琦是44岁的英国肢体剧演员,擅长将武术、杂技与舞蹈融合,作品常探索身体极限与情感张力。JD是37岁的法国默剧演员和导演,擅长动作的隐喻与空间叙事。两人曾在英国著名肢体剧团共同创作表演。在剧中,他俩通过身体的推

拉、缠绕、对抗等高强度肢体“砥砺”,具象化了亲密关系中的近与远、控制支配与妥协屈服,展示了在爱情、亲情或社会等级中的隐形压迫。肢体的叠叠、托举等动作时而激烈,时而脆弱,有时依偎有时对抗,展示了人类是如此渴望亲密又恐惧失去自我。

新杂技是一种融合传统杂技技巧与现代表演艺术的跨学科表演形式。1984年成立的法国剧团 Archauos 首次提出“新马戏”的概念,将杂技与诗歌、戏剧相结合,并且在舞台设计中融入类似投影或者机械装置等现代科技。

新杂技的本质就是将身体的技巧升华为艺术语言,以先锋的身体张力,帮助我们打开情绪打死结的点。愿你我都不再有纠结,在每一个当下无限浪漫和真实,因为就好像两位演员在终场时说:“我们终会分离,以圆满的方式为下一个路口告别。”



扫一扫
请关注
“新民艺评”